

事。右對決之所、如雜家申者、去仁治四年三月之比、領家地頭申分當庄云々。下地折中之條、又以分明也。而加種々繆難、剩構出今案狀等之旨、宗心申之條、頗招罪科歟。是次如宗心追進陳狀者、小坂庄與淺野、去建保年中令各別之條、御下知以下證文等明白也。將又地頭當知行之條、云散用狀等、云領家年貢請取等、炳焉也云々。又云、公文職事、自往昔以來知行無相違之條、證文分明之上、領家狀顯然也云々。宗心自本不帶此狀等、而所持之由構申虛誕之旨、雜掌載申狀之間、於引付之座被尋問宗心于時之所、建保下知事者、爲建曆下知之所書失畢。彼狀等者預忠泰之條、忠泰從人佐時等連署請取狀明白也。仍宗心不所持云々。建曆下知者、忠行嘉祿三年以當庄內興淺野兩保護雜家畢。隨仁治四年令折中之間、何各別知行之條、建曆御下知分明之由可書載哉。就中如被陳狀者、件御下知證文等宗心所持之由令申之條顯然也。而預忠泰之條、佐時等狀明白之由、宗心雖稱之、請取彼狀等之條無所見。宗心帶建保御下知以下證文之由、及僞訴之

所、被糺明之時、或書失之由號申、或寄事於佐時請取狀不帶之旨遁申之條、甚謀計也。是次淺野保者、又六郎家衝相傳之地。此由宗心田貳段餘、就家衝和與狀所令帶六波羅下知狀也。與保者、六郎貞泰惣領主也。而宗心兩保地頭之由載訴狀之上、如狀者、爲兩保一圓地頭之旨令申歟。造意之企縉絕常篇。是者、彼兩保爲中分地之條、仁治下知并分帳、建長下知狀等分明之所、不折中之由及好訴之條、甚奸謀也。然則於件二箇保者、被弃置宗心濫訴、任仁治下知狀并分帳、知行不可有相違。次預所賢證以下致、又傷狼藉由事。如宗心本解者、預所非法之餘、押領下地及又傷云々。押領不實之一、又傷又以虛誕之條、不及不審之由、雜掌所申有其謂。次宗心抑留本解狀并具書之間、申付書下經三ヶ年之後、嘉元二年十月出帶狀云、預所賢證去年乾元二月三日、淨圓并仲助以下數輩打入地頭政所、追捕色色財寶云々。宗心乾元二年之重狀者、無淨圓仲助名字、構不實始書加之由、雜掌所申爲事實歟。次同狀云、又傷久吉國方男畢。守護代道性檢見狀備

1105

進云々。如乾元重訴狀者、追捕注文狼藉人交名先進之旨雖載之、道性狀先進之由不載之。自本爲不實之間、無檢見狀之由顯然也。而送三箇年之後、今俄所僞申也。仲助熊野參詣之跡、稱有殺害之事、道性率多勢追捕資財、與耻辱於妻子畢。仍仲助帶本所御學、就訴申、爲伊知地彌三郎奉行、嘉元二年二月申付御教書於道性畢。案文進覽之。宗心得被敵對之際、依語取檢見狀歟。嘉元三年十月始稱案文令備進之間、難被指南之由、雜掌申所叶、理致歟。次道性妻與宗心爲從父兄弟之由、雜掌申所叶、彼狀守護人不執進、將又不被尋道性之間、不足、又傷證跡。仍緣者有無不及糺明者、追捕又傷事無指證據之間、所被弃捐宗心濫訴也。次宗心奸訴科事、謀訴之趣委細見狀。右仍雖可被罪科、就他事構謀書之間、所被罪也。仍不及沙汰者、依鎌倉殿御下知如件。

嘉曆二年八月廿五日
相模守平朝臣 在判

十一月十六日。預所鳴某、鳳至郡諸岡寺に田地を寄進す。

【總持寺文書】 鳳至郡
奉寄進 諸岡寺大般若經并五部大乘經供新田事
合壹段二 本國時 在所諸岡
今介支内 坪二所
右件田地者、爲本家領家并預所等之祈禱之所、所令寄進彼寺之經供新田也。然者每月十七日無懈怠發心信、令轉讀彼經等、可致無二之祈成也。仍爲現世安穩後生善所寄進如件。

嘉曆二年十一月十六日
預所前對馬守鳴爲□ 在判

嘉曆三年 戊辰 紀元一九八八

三月十日。藤原光國、石川郡白山宮に福益村の田地を寄進す。

【白山比咩神社文書】 石川郡
奉寄進 白山大神宮 賀州
福益村田地事

1106